



▲广州街头的大排档,本地人与非洲人各自聊得开心。

非洲人混在广州

本报记者 郑雷

韩国人在北京望京、日本人在上海古北、中东人在浙江义乌,非洲人在广州小北路……当在华的老外们在中国各个城市形成了一个个聚居群落时,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他们?当中国正大步走向世界时,如何面对那些涌入中国的“好老外”、“坏老外”?

我们把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纳入观察视角,在清理“三非”人员的背景下,素有“中国最包容城市”之称的广州,如何面对这个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那些在中国淘金的非洲人,他们的梦想与困惑又是什么?

“至少,我可以澄清一个事实,你们来中国的目的,不是想‘非’下来”

6月28日凌晨,欧洲杯半决赛开赛前夕,广州市越秀区宝汉直街一家非洲餐吧里,坐满了非洲人。

午夜这里是最热闹的时刻。煎鱼、薯条、青岛啤酒,一屋子人说说笑笑,随着节奏强劲的音乐扭摆着身体。

“在我们国家,现在才下午4点钟,你让我们现在去睡觉,根本睡不着。”一名非洲年轻人给记者看他手机上的时间,正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这家中国人开的餐厅,是宝汉直街上的非洲人喝酒聚会的重要场所。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场比赛,由于这里的非洲人都听不懂汉语,解说生索性关掉了CCTV-5的现场服务。

这场无声的半决赛还是让非洲人看得热血沸腾。每当出现进球机会或者故意犯规时,总会引发阵阵惊呼。最终,西班牙队依靠点球绝杀葡萄牙队时,一个非洲年轻人激动地与同桌的记者握手,再握手。

这场比赛开始几个小时前,夏季的广州,太阳刚刚落山,宝汉直街和周围街道生意开始红火起来,道路车泄不通,和往常没什么两样。而在10天前,在离宝汉直街不远的广园西路,刚发生了一起非洲人聚集事件。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俗称“巧克力城”的非洲人在广州主要聚居地,周边街道也成了非洲人在广州的主要居住地和活动区域。一条环形天桥,把小北路和宝汉直街这两片非洲人工作和生活的地区连接在一起。从空中俯瞰,一条铁路将这片区域横向分割成漏斗形区域。铁路路基南边,是小北路的商用写字楼——著名的天秀大厦;铁路路基北面,是典型的城中村。

如今,在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一个50多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集地,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

人、南亚人和南美。人。走在上述街区,满街非洲人让你仿佛置身异国,而在广州其他地方,几乎见不到一个非洲人。

李志刚曾经跟在广州居住了十年之久的非洲人打过交道,虽然他们在广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却很难交到中国朋友,也很少与本地人打交道。在广州去过的地方很少,仅仅局限于一些酒店等,平时的体育和娱乐活动特别少。

李志刚是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从2006年开始,他对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跟踪调查。刚开始做调研时,非洲人常常反问李志刚,“你的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次谈话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至少,我可以澄清一个事实,你们非洲人不是外界想的那样,来中国的目的,就是想‘非’下来。”李志刚回答。

在调查中,李志刚交了些非洲朋友,大家互相往来,经常吃饭,其中一个加纳朋友,做生意时碰到了法律纠纷,李志刚帮他翻译资料,帮着找律师。但也有一些非洲人,特别是尼日利亚人,在认识李志刚几天后就突然跟他联系,找个借口让李志刚回他卡上打上百块钱。

据李志刚调查,2008年广州合法居住的非洲人总量为15000~20000人。非洲人来到广州,第一站便是位于广园西路的迦南外贸服装城,这里靠近广州火车站,交通、饮食、住宿非常便利。随着非洲人的到来,周围相继崛起了许多中非外贸城,周边街道也成了非洲人在广州的主要居住地和活动区域。

一条环形天桥,把小北路和宝汉直街这两片非洲人工作和生活的地区连接在一起。从空中俯瞰,一条铁路将这片区域横向分割成漏斗形区域。铁路路基南边,是小北路的商用写字楼——著名的天秀大厦;铁路路基北面,是典型的城中村。

如今,在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一个50多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集地,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

人、南亚人和南美。人。

走在上述街区,满街非洲人让你仿佛置身异国,而在广州其他地方,几乎见不到一个非洲人。

李志刚曾经跟在广州居住了十年之久的非洲人打过交道,虽然他们在广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却很难交到中国朋友,也很少与本地人打交道。在广州去过的地方很少,仅仅局限于一些酒店等,平时的体育和娱乐活动特别少。

广州人睡得正香时,非洲人在喝酒聊天吵架

2009年7月,一名尼日利亚人在试图躲避广州警方查证过程中,不慎从约18米的高楼坠楼身亡。这一事件引发数百名非洲人围堵广园西路矿泉派出所,与警方对峙。这是改革开以来,中国发生的首起外籍人士发动的群体性事件。

2012年6月18日,一名尼日利亚男子乘坐电动车时与车主因车费纠纷发生打斗,被警方带回派出所调查时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次日下午,大批非洲人围堵马路两侧。

李志刚说,越秀区出了这两起非洲人群聚事件后,一些非洲朋友很委屈,他们告诉李志刚,绝大多数非洲人都是很好的,希望能够跟本地人好好相处。在李志刚看来,2006年后广州本地媒体对于非洲人的负面报道开始增多,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摩擦才开始显现。

“他们这么穷,还这么嚣张。”宝汉直街一家服装店的店员告诉记者,本地居民习惯把生活在这里的非洲人称作“鬼佬”,很多居民不喜欢他们,除了体味和香水味较大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这些非洲人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每当半夜本地人睡得正香时,非洲人会喝酒聊天、放音乐、吵架。在宝汉直街,有钱的本地人都搬到环境更好的小区了。

宝汉直街周围多是老旧的居民楼,楼挨着楼,狭窄的楼梯仅容一人

通过,房间面积小,闷热潮湿。一个单间租金只有300元,带空调、冰箱、家具的一室一厅租金要一千多元,两室一厅的租金在二千多元。很多非洲人都在这里租房子住。居民楼的阳台上挂满了非洲女人穿的连衣裙。

在广州,非洲乘客不受出租车司机欢迎,非洲人被拒载的几率相当大。

几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非洲人身上体味和香水味让人不习惯,而且他们不讲卫生,会在车里吃东西、吃瓜子,还会直接把瓜子皮扔在车里;再就是斤斤计较,如果一个非洲人知道两地之间打车的价格,碰到堵车,多出来几块钱他是绝对不给的,燃油附加费也不给。”也就是广州这个城市包容性强,中国哪个城市能容下这么多非洲人!”一位的哥说。

但在宝汉直街一家旅店的服务员老韦看来,他接触过的非洲人都很不错,有礼貌,就算不认识,也会友好地跟人打招呼,“还会给你从几块到一百块不等的小费。”

在北较场路的cup咖啡馆里,来自中东的男店员告诉记者,他来广州两年了,广州人对于他们的态度,比非洲人要好很多,也有礼貌很多,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非洲人太多了,本地人不喜欢吧。”

合法身份比什么都重要

前段时间,中国开始清理“三非”人员,而广东是较早查处“三非”的城市。

2006年底,广州市公安部门组建了查处“三非”外国人的机动队和专案队。从2007年起,每两个月在涉外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清查行动。

在广州,合法的身份对非洲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中国移民政策历来严控,很多来自非洲的个体商户由于找不到担保,只能非法居留。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后,广州对于“三非”人员的排查力度明显加强。2008年1月,

广州首家外国人管理服务 workstation 在番禺区洛浦街丽江花园挂牌成立,其职责包括提醒辖区内的外国人到期办理临时住宿登记,发现过期未办理签证或属于“三非”的外国人时立刻通知当地派出所。

其实,从2007年起,当地派出所就对在丽江花园内的二手房中介公司实施“看房准入制”,丽江花园暂住的外国人大幅度下降,非洲人从上一年的200多人减少到不足100人。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于雁群向媒体透露,2007年广州市外籍人员管理工作联席会议曾经作出决定,全市所有外国人聚居超过200人的镇街,都要逐步成立专门的外国人管理服务社区工作站。目前广州、深圳等珠三角10个城市建有106个外国人管理服务站。

2008年7月,广州市政府颁布《流动人口管理规定》,首次明确将散居外国人纳入流动人口管理范畴。这个规定强化了对外国人管理的三个“必须”:经商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租房必须进行登记,就业必须持证(就业许可证)上岗。

在迦南外贸服装城,就能感受到这样强烈的“融合”气息。这是一个以非洲人为主要客户群体的大型批发商城,迷官一样的通道,狭窄的走廊,一家家紧挨的小店铺,非洲面孔的塑料模特,在这里,无论是牛仔褲、连衣裙,还是童装、鞋类,很多款式都已过时,但在非洲却极其受欢迎。“非洲没有什么工厂,人

们对名牌也不在乎,只要好看、耐穿就行。”一位正在挑选东莞产“Adidas”牛仔褲的尼日利亚商人说。6月30日下午,记者在迦南外贸服装城内转了一圈,服装城内几乎清一色的非洲客,不时有非洲人提着几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与记者擦身而过,他们像极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在俄罗斯的“中国倒爷”。店铺虽然狭小,但每家里几乎都放着一两个塑料凳,店家多少会一点英语,非洲顾客会坐在塑料凳上,用手拿计算器的老板谈价。非洲人的杀价本事,让很多店主不胜其烦,但他们也消化了大量的过时库存,这让店主对他们又爱又恨。

一家鞋店内堆满了各式鞋子,价格从每双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女店主王苹告诉记者,店里的主顾,非洲人占七成,中国人占三成。王苹偶尔会碰见反悔的非洲客,他们面对已经按要求生产出来的一堆鞋子,却只肯购买当初交的几百元订金的量,每当这时,她只能自认倒霉。

王苹说,订金一般为几百元钱,绝大多数非洲人订下多少商品就会来拿,但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很差,说好两天后来取货,可能得等四五天,打电话问他们怎么还不来时,电话那头会笑着说,现在有一点事,一会儿就去取,这个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段经典台词出自姜文之口。1993年热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姜文饰演的一位到纽约追寻“美国梦”的中国大提琴手,后来沦落到餐馆洗盘子。

20年后的中国,一位来自非洲布基纳法索的青年,到广州追寻他的梦想,他的“经典台词”是——

这就是广州,可爱又残酷

本报记者 郑雷

“嗨,伙计,可不可以给根烟抽?”6月26日晚11点,在宝汉直街的african food pizza coffee餐吧,记者随着店内播放的bob marley音乐自斟自饮,邻桌一位非洲青年微笑着转向记者,做了一个夹烟的手势。

因为抽了记者的“大中华”,这位身穿整洁条纹白T恤、褐色长裤的年轻人坚持为记者要了一瓶喜力啤酒。对于他的热情,记者表示不用帮着买酒了。年轻人立刻不高兴了,他说,在我们国家可不喜欢这样。

这个年轻人叫Nunu,今年28岁,来自西非的布基纳法索。在维基百科上,这个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国家是全球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Nunu从事轮胎生意,就是将中国生产的轮胎运回自己国家卖掉,赚取差额。Nunu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不会汉语。每当去佛山,义乌的工厂挑轮胎时,Nunu总是带一个会汉语的非洲朋友当翻译。

一米七七个头,瘦瘦的,走在广州街头,Nunu并不显眼,除了那个闪闪发光的头。

Nunu来广州半年了,他喜欢这里价格低廉却又足够丰富的商品,还有随处可见的公园、绿地。在非洲,就是因为那些无处不在的“Made in China”,刺激了他对中国的向往。

“广州,可爱,又残酷。”Nunu说,这里商机很多,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就会过得很舒服;如果生意不好,没赚到多少钱,日子就会过得非常困难。因为房租、电话费、交通费都要花钱。

除了电话费、房费、打车费、饭钱等开支,平均下来Nunu每天能净赚300元。他和哥哥在广州下塘西路一个他们都叫不上来汉语名字的小区里租了一套两室一厅,月租2500元。他很喜欢这个房子,卧室里有一张实木大床,浴室里还能洗桑拿。

对于混在广州的非洲人来说,Nunu的收入并不低,已经算是圈子里的成功人士了。但Nunu像其他非洲人一样,钱赚得快,花得也快。每当在非洲的朋友来广州找Nunu,Nunu会包下他们在广州的全部开销,还要陪他们买手机、电脑。上个月来看他的朋友让



(上接B06版)

经过几个月调查,陈琳觉得,虽然现在很多广州人仍然习惯称非洲人为“鬼佬”,但非洲人逐渐融入广州人的生活这一趋势不可阻挡。越来越深的经济往来,加速了广州人与非洲人互相接受的程度。

在迦南外贸服装城,就能感受到这样强烈的“融合”气息。这是一个以非洲人为主要客户群体的大型批发商城,迷官一样的通道,狭窄的走廊,一家家紧挨的小店铺,非洲面孔的塑料模特,在这里,无论是牛仔褲、连衣裙,还是童装、鞋类,很多款式都已过时,但在非洲却极其受欢迎。“非洲没有什么工厂,人

Nunu花掉一万元人民币,在广州半年,Nunu已经接待了好几位这样的朋友。

但谈起这些让他“大出血”的朋友,Nunu脸上没有丝毫的厌烦,反而很开心。他说,等自己回国了,朋友们也会热情地招待他。

Nunu在宝汉直街的越洋商贸城租有一间办公室。他每天都是上午10点以后起床,凌晨2点后睡觉。除了忙着做生意赚钱,他喜欢和朋友一起逛附近的商贸城,和在广州的绝大多数非洲人一样,Nunu仅有的娱乐就是去非洲人聚集的酒吧喝酒聊天,或者蹦迪。Nunu非常喜欢踢足球,但来广州之后一次球也没踢过。

在Nunu眼里,他更喜欢香港,而不是这个能给他带来发财机会的广州。虽然他在广州的时间要远远多于香港,但在广州他没有中国朋友,而在香港有好几个中国朋友。

Nunu喜欢拍照,他的手机里有很多自己的照片:在广州的天桥上、公园里、饭店里,租住的小区里,照片中的Nunu有些羞涩,他兴奋地一张接一张地翻动,告诉记者每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Nunu手机里还有两张中国小孩子的照片,他说这是认识的一个中国人的孩子,“他们真可爱”。

比起其他非洲人来说,Nunu要幸运得多,他有一个中国女朋友,他们是在宝汉直街上一见钟情的,是女孩先问他的,“你从哪里来?”

Nunu的女朋友在佛山工作,时常过来看他,两人每次吃饭都很纠结,因为Nunu吃不惯中国菜,而且不会用筷子。

Nunu很想和中国女朋友结婚,却有些犹豫,因为自己和女朋友生下的孩子不能取得中国国籍。只要在广州呆满三个月,Nunu就得去香港续签一次签证,这在Nunu看来既麻烦又浪费钱,他自己不清楚需要什么这样。

Nunu渴望融入这个城市,想在广州长久地生活下去。他相信,中国是机会最多的地方,但对于他来说,待在中国的最大障碍,还是身份问题。



▲宝汉直街上这些老旧的居民楼,是非洲人在广州的家。郑雷 摄

▲迦南商贸城,非洲人是这里的主要顾客。

◎专家访谈

到了该去掉“老外”标签的时候了

本报记者 郑雷

■采访嘉宾

李志刚: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

齐鲁晚报:非洲人涌入广州,跟上个世纪末中国人涌入欧美国家是否有相似之处?现在的非洲人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广州人的生活?

李志刚:有相似之处,但我国历来不是移民国家,没有移民传统,非洲人涌入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可能都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中国迈入全球化的一个进程,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正常的。

非洲人融合进广州本地生活,我认为可以分四个过程:一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交流沟通,二是经济上的沟通交流,三是社会与文化层面的融合,四是通婚与种族融合。目前非洲人在广州的生活,正处于第二个过程。

齐鲁晚报:最近几年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生存环境有什么明显改变吗?

李志刚:2008年金融风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高,沉重打击了非洲人在广州的生意,他们的利润急剧降低。非洲人和中国人做生意,会一分钱一分钱地谈,这种情况下,很多小商户就呆不下去了。2011年初,很多非洲客商选择了离开广州。

齐鲁晚报:为何广州能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相比于韩国人在北京望京、日本人在上海的古北形成聚集区,广州为什么能容纳这些来自经济相对落后国度的非洲人?

李志刚:我认为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上世纪末第一批来中国的非洲人,很多都在东南亚和香港生活过,1997年金融危机让他们来到中国,而他们恰巧挑选了广州的小北。广州是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这是经济原因。小北以前就有很多居民是穆斯林,很多非洲人也是穆斯林,这让他们在文化和信仰上认可小北,这是文化原因。广州的气候和东南亚很相似,让原来在东南亚的非洲人比较习惯,这是自然原因。

历史上广州的移民和侨民很多,有外国人居住的历史较早,明、清时广州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当地人能够接受异域文化;广州人比较讲究实用主义,只要相互之间没有矛盾,你挣我的钱,我挣我的钱,就能够和平共存,这也是广州的一个传统。从中国内地其他城市到广州的外来人口也比较多,比如农民工群体,这让广州更加包容。有个比利时朋友告诉我说,在北京的时候他经常感觉束手束脚,在广州就不会。

齐鲁晚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被很多外国人士视为淘金之地和实现“中国梦”的地方,这一趋势不可阻挡,但最近一年来,接连发生多起有关“好老外”和“坏老外”的事件与争议,这一现象反映了什么社会心态?

李志刚:这表明中国人对待外国人正朝着正常心态,正常观念回归。以前是“崇洋媚外”,现在发现原来老外不一定比中国人强,老外也是有财富。一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喜欢贴标签,实际上差异化和多元化才是各民族族群与社会的本质。这些老外来自不同国家,有着千奇百怪的背景,有好有坏也是正常的。现在到了该去掉“老外”标签的时候了。

齐鲁晚报:非洲人想要融合到广州当地人的生活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李志刚:我认为时间是。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三非”终将被淘汰,而真正要跟中国人做朋友,对广州有贡献的非洲人将会留下来,并实现自己的价值。

“跟非洲人做生意,就得适应他们的习惯。我们有他们的习惯,他们也有他们的习惯,相互间多体谅尊重一点就好啦。”在王苹眼里,这些非洲人跟那些来自外省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非洲人在这也没什么啦,大家都有钱赚就好啦,非洲人如果想融进我们的生活,慢慢来就好。”

在陈琳看来,信仰也是促进广州人和非洲人相互接受的一个桥梁。位于“德路旁”的石室圣心大教堂,每年都会非洲人前来做弥撒,在教堂里,身居异地的非洲人可以暂时放下烦恼,也会有更多机会结识广州当地的天主教信徒。

对很多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来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为动人的时刻。